



阿鸽与船

姜 滇

MENGYACONGSHU

阿 鸽 与 船

姜 滇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 张慧光

封面设计 李 筱

阿 鸽 与 船

姜 滇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625 插页6 字数169千
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19,700

书号: 10114·147 定价: 1.01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姜滇，原名江广玉，南京市人。一九四三年二月出生。一九八一年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，现在南京电视台工作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主要是诗和散文。一九八〇年九月在《十月》发表中篇小说《水天苍苍》，进入小说界。以后陆续发表了《清水湾，淡水湾》、《水蒙蒙的杉林》、《瓦楞上的草》等十二部中篇小说。短篇《佟妹》获首届《雨花》文学奖。《阿鸽与船》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《一九八二年全国短篇小说选》，《挑担鱼苗走湖湾》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《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》。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小说集共收十八个短篇。有的似素描，有的又似风俗画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学校到海滨，勾勒了一幅幅当代青年的肖像。这儿有刚正无畏、襟怀开阔的大学生，有老实忠厚又工于心计的商店营业员，有风姿卓约、才思敏捷的新一代电影女演员，有热爱生活、勇于追求的现代企业的女工们。更多的则是当代农村的新人。在作者笔下，江南村野的新生活，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，一一皆融汇于色彩斑斓、气息浓郁的乡土乡情里，使之构成作品独特的意境。

序

艾 煊

文革前，读过姜滇的一些散文和诗。文革后，又读过他新写的一些散文。时间间隔了十来年，但比较一下前后作品的质量，似乎还没有拉开当子。直到他进了南京艺术学院，近三四年来的，不但作品数量激增，而且思想艺术面貌改观，驰骋的文学领域也更宽广了。

进南艺前后变化之大，凡熟悉姜滇的同志可能都会感到。在南艺，他学文学，学音乐，学美术，学哲学，学历史。广泛的吸收，有助于触类旁通；刻苦自学，加上师长从旁点化，这，或许就是姜滇思想艺术质量飞跃的由来。当然，这一些，是以他入学前坚实的生活基础作前提的。

姜滇刚进南艺时，我曾在他的笔记本上写过一句古老的民谚：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上学读书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越读越聪明的，学历和学识并不总是成正比。被动地接受教育，和主动地钻研学问，其效果大不一样。即使有了高

等学府的学历，也要刻苦自学，方能成才。姜滇在南艺攻读的几年中，对于各类知识的广泛涉猎和对于文学本行的专一求精，互不偏废，成绩卓著。由此看来，博和渊是可以统一的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，多是近一两年的作品，写的是山河、人民，写的是希望和美。

有的作家笔下是大海浩淼，汇流奔涌，巍巍昆仑，茫茫沙原。姜滇的笔墨更象是庐山泉，黄山云，茂林修竹，山川明丽。

每个作家的长短、巧拙各不相同。正如建筑师对建筑材料的选择、结构高楼的方式，人人不尽相同，作家遣词、谋篇，也必仁、智各异。有人长于叙述故事，有人巧于安排细节；有人精于描绘人物心理，有人欢喜蘸墨渲染气氛；有的追求情节，有的讲究意境；有人擅用人物对话语言，有人极能铺陈叙述。姜滇的小说，得力于他的散文和诗的功底，叙述语言更显得清秀、明亮。他的这几篇小说，不是戏剧型的，甚至也不完全是绘画型的，它是音乐型的。

姜滇的作品，恰似江南水乡爱唱爱笑爱劳动的灵秀村姑，灵在内，秀在外。

目

录

序……………艾 燧 1

热恋…………… 1

佟妹…………… 10

是火，也是泉…… 27

草莺…………… 41

阿鸽与船…………… 57

拍毕业照那天…………… 72

大海涨潮的时候…………… 93

紫丁香…………… 111

海韵…………… 124

苜蓿园…………… 135

小逗子学戏…………… 154

挑担鱼苗走湖湾…………… 166

巴根草…………… 186

枇杷雨…………… 202

拎着米兰的阿四…………… 218

阿贵的生意经…………… 235

孤岛·古槐…………… 247

夜来南风起…………… 255

热 恋

正如你所知道的，在我行医的十数年当中，有一段日子是脱离临床的。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病人，但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“患者”，一览社会的众生相，倒使我大大丰富了阅历，想到了一个医生的职责，除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，还应该寻求医治心灵的良方，关心社会的改革。这比开一张处方笺，写一份医嘱，或者起草一叠病理报告，更为重要。在这许许多多“患者”中，我也立下一些“病案”。下面且说一例：

头发稀疏、大半已经灰白、但永远梳得整整齐齐的卫生科长，是我的顶头上司。他似乎颇为欣赏我的笔底功夫，凡事都喜欢找到我这个小小的文书官头上。

这是翠绿色的一天，卫生科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。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文雅地抹了抹整齐的鬓发，彬彬有礼地说：

“这么大热的天，劳你跑一趟了！”接着，交给我一份牛皮纸的卷宗，“这里是公安分局掌握的材料。你主要搞清医务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，写一份调查报告，要尽可能地详细。”

科长作指示，历来简单明瞭。事情怎么干，经办人有着充分的独立自主权。我完全谙熟上司的这套作风，拿起卷宗就下了楼。

我要去的地方，是一座有着五个转窑的大型水泥厂，近二千名工人，从治安上讲，是区公安分局的管辖范围，但医务方面的事，与区卫生科毫无干系，尽管有一座二层楼的厂医院，外形设计优雅，设备也很完善。可是现在，出了人命案子，就不得不干预了。

“这个姑娘，叫卜瑞云，二十四岁，制成车间的操作工，车间团总支书记。星期五的晚上，厂里放朝鲜电影《金刚山姑娘》，散场以后，女工们回到宿舍，发现她死在自己的床上。我带着值班医生赶到现场，一时不能断定是他杀还是自杀。”厂医院院长，一个助产士起家的胖女人，有条有理地叙述着，好象我是刑警队的侦缉员似的。

“这件事轰动了全厂，和她同宿舍的五个女工，算是最接近她的人了，也几乎提供不出什么线索，只众口一辞地承认，她是全车间最称职的青工，工作肯吃苦，不怕脏，尊敬师傅。为人憨实，用一句极普通的话来说，就是守本份，决不会也想不出去做什么越轨的事。这大概和她的家庭环境有关吧，她爸爸是附近一座小煤窑的掏煤工，妈妈在乡下捏锄头柄，虽然两个人都不识什么字，但做人倒是很实在。卜瑞云在生活上，则是太过严肃了，既没有纵声大笑的时候，也从未见过她暗自垂泪。凡是认识她的人，在印象中似乎她永远穿着那套劳动布工作服，白塑料底布鞋，短头发，不是运

动头，而是沿耳根剪得齐齐的短头发……”胖院长说得绘声绘色，连细节也描述得清清楚楚。

“……如果是他杀，她一定得罪了什么人。团总支书记，难免不会在整人的时候结下仇；也可能是自己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用自杀来解脱。”我说。

“是呀！最迷惑不解的是车间和厂部领导，他们决不相信一个政治上如此要求进步的女孩子会突然死去。她十八岁进厂，已经有了六年的工龄。连续两年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，担任团总支书记以来，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。例如毫不留情地对迷恋邓丽君歌喉的男娃们进行批评，帮助那些沉溺于家庭舞会而经常旷工的女孩子；她也是妇女委员的得力助手，在宣传计划生育、晚婚方面干得很卖力……”胖院长一边说，一边用狡黠的眼光望着我。

“你大概把我当成来采访的推理小说作家了吧？”我开了一句玩笑。

胖院长也笑了起来：“真的，谁要是愿意写这篇小说，准能列入得奖作品，我敢打赌！”

“就怕没人敢写啊！”她接着说了一句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好了，我这就把底都兜出来，全用不着什么逻辑推理的。……星期六上午，公安分局来了人，法医作了检查，并拍了照，断定是非正常死亡，排除了他杀，现场找不到任何谋杀的蛛丝马迹，死者周身完好，没有抗御或挣扎的迹象。”

“那么说，是自杀了！”

“为了查明致死的手段，当天下午就作了尸体解剖，验证的结果是氯奎中毒！”

“啊！”我出乎意外地叫了起来。

对于青春少女这一类的死亡，我是十分敏感的，立刻便判断出那一类的原因。

“为了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？”

胖院长点点头：“一点不错。在她的子宫内，发现一个已经受孕九十天的血块。”

“应该说，不是自杀，是私自坠胎中毒死亡！”

“完全符合逻辑推理。”胖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一寸小照，“真可惜啊！这么一个朴实的女孩子！”

我望着照片上那张椭圆的笑脸，她也望着我微笑。她的眼睛就象她的心地一样明彻，嘴角边的笑纹使人想到那纯洁深挚的情思。她的整个脸相和神情显示她不是一个愚拙的少女，也不会无知到吞服毒药。可是为了那个小生命，父精母血，她竟白白地送掉了一条性命，这个少女的死，着实令人惋惜。

“那么，她为什么不请求采取正当的人工流产手术，象一些犯了罪似的未婚先孕的青年人一样，向领导写一份检查，再向群众做一次公开的检讨……”

“请你设想一下，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团总支书记身上，她是决不可能那样做的。她是抓青年思想教育的人，凡是青年男女犯了这类错误，都由她主持批判会，那些做人工流产的女青工，也往往是由她陪送到厂医院来的。三个月之前，她

还亲手处理了一件这样的事：有一个女青工，叫杨莹，在舞会上爱上了一个外厂的青工，不久便出了事，他们听说中药麝香可以坠胎，就变卖了手表、大衣……四处送礼，托人购买，这是拿钱往水里砸。后来，又听说奎宁可以坠胎，便偷偷地吞服，幸亏中毒症状一出现就被人发现，救回来一条小命。最后，仍然做了刮宫手术，流了血。女青工私下开玩笑，说这是‘血的教训’……”

“按照你的推理，卜瑞云想到吞服 氯奎的主意，是受那些女青年的影响？”

“未必不可以这样说。要知道，她出事的背景，正是她一年的党员预备期将要满的时候，不要说碍面子，下不了台，连政治前途也葬送了。可以设想，她在采取行动之前，一定经过了痛苦的折磨，人在绝望的时候，是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联想的。所以她吞服 氯奎并不奇怪。听说有些自杀的人的手段，就是他所见过的别人的死的方法。你一定读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她最后卧轨而死，不就是在前面看到过一个被火车轧死的人吗？”

“看来，写这篇推理小说的人，应该就是你喽！”我又开了一句玩笑。

但是我凝视少女的一寸方照，沉思良久。我相信她一定有过正当的恋爱，偷偷地啜饮那爱情的蜂蜜。她所钟情的那个小伙子，或许是一个治学精励的年轻技术员，或许是刚分配来的出众的大学生，要不，就是在政治上携手共进的青年党员，也可能就是本车间的一个踏实醇厚的小伙子……他们

互敬互爱，一往情深，但又不得不悄悄行事，避人眼目。总之，他们原本能够成为美满的一对，令人惊羡不已。

“然而，无论就他们的身份和理智，都不可能做出这么一件糟糕的蠢事来啊！”我提出了一句反问。

胖院长笑道：“只要符合人情，就完全能说得通。我们不能责怪一个少女不这样做，不管她是党员、团的书记或别的什么，只要她是人，有血肉有感情的人，特别是一个活生生的二十四岁的少女，又在私下的热恋之中，这一切便能理解。”

我们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。胖院长为什么说到“热恋”这个词儿呢，啊，热恋，既苦闷又纷忧，既悲惨又冷酷的热恋。

我们接着谈到了关于药物中毒本身这件事情。这回，胖院长敛起笑容，算是把我当作了卫生科的调查员。我们一起从药房调来了近期的处方笺，从中找出写着“卜瑞云”的那一张，日期是她服药前三天的下午，当看到医生的签名是“郑义明”的时候，我不由心里一惊。

郑义明是我的同学，一九六五年从医学院医疗系毕业，他分配在苏北的一座专区医院，二年前，照顾爱人关系调来水泥厂。他医道精明，为人正直。脸庞清癯端秀，十几年来，始终保持着学生时代的纯真。这一次，我们面对面交谈的时候，他却带着明显的忧伤和疚愧：

“星期二下午，我在内科门诊值班，卜瑞云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病人比较多，病历也没放下就出去了。大约隔了四十分钟罢，她第二次进来，我注意到她脸色蜡黄，目光有些委顿，她坐在我的面前，用手托住腮帮，轻声地说：‘郑医生，我好象

是打摆子了，前天上午十点钟，觉得发寒，怕冷，全身直抖，接着就发热出汗，隔了一天，还是在十点钟，又来了，先发寒，后发烧，热一退，全身就象散了一样……’我放下听诊器，说：‘那就先查一下血，找找看有没有疟原虫。’她猛然响了一声，‘我最怕抽血，那就算了……’我切了一下她的脉搏，又看了看舌苔，那张苍黄虚弱的脸，确是疟疾病人的表征。这时她说：‘给我开几颗奎宁吧，拦头吃下去……’这样，我就开了那张处方。”

“你怎么就相信了她的话呢？”

郑医生茫然地望着一边，摇了摇头，叹息说：“这个卜瑞云，我是认识的。她不常来医院看病，给我几次的印象都非常好。有一回，她扁桃体发炎，是Ⅲ°，正在发烧，我开完药，又开了三天病假，但是她只拿了处方，把病假条留在桌子上，说：‘今晚吃了药，闷头睡一觉就好了，不耽误明天上白班。’想到许多调皮的青工吵着闹着要假条，这实在是一个好姑娘。后来，她当了全厂新长征突击手，在台上讲过话，那个发言就象她本人一样纯朴无华；再一次，就是她拿了一个青工伪造我的草迹写的病假条来核实，那上面的门诊部专用章，是小青工趁人不注意时在药房的窗口偷偷盖上的。我觉得她的是非观念很强，一直把她当作诚实的同志来看待！”

“再说，她是一个预备党员，团总支书记，是不是？”

我的老同学尴尬地一笑，似乎在思索一种教训。

“我的错误，在于没有验血就开了处方，作为医生，是严重的失职。不管她有没有说假话，在她那方面，那时候不得

不这样做，而我，不应该随便把一种药剂开给一个没有确诊的病人。”

他的声音很中肯，自我检讨，是出自内心的。而且直到现在，他也没有怪罪那个少女。

我能说什么呢？争辩一下到底是谁的罪过么？作为一个医疗事故的调查者，我很难把责任加在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身上，况且，他又是我所了解的老同学。

“我一直认为，卜瑞云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死去的。”郑义明抬起痛楚的眼睛，望着我。“我想，我完全应该承担这个医疗责任和法律责任，当然，还有良心、道德和感情上的责任！”

本来，属于我工作范围内的调查，应该到此了结。然而，一种感情上的因素，驱使着我，逼迫我更多地去了解卜瑞云在生活、思想、情感和个性上的未知数。我走访了一些平日与她接近的人，可惜所得甚少。但是，人们都以一种歉疚的心理来评述这件案子。譬如，车间党总支书记说：“她的死，领导也有责任。党组织对她个人的事关心得太少，只注意她政治上的进步，丝毫没有想到她在恋爱问题上也有苦恼……”被卜瑞云严厉批判过的少男少女，居然不计前仇，痛悔地说：“如果我们知道小卜的内心深处也是热爱生活的，就不会与她采取那么严重对立的态度了。她如果以共青团的名义举办一些舞会、音乐会，我们也就不会到处去寻找地下舞台！”

为了想象小卜是以怎样一种方式热恋着的，我好几次凝视着她的照片想入非非。使我大失所望的是，在她的遗物中竟没有一页日记之类的东西，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政治